

隔日葉卿再醒來時，渾身已然乾爽舒適，裡衣也被換了一身新的。縮在溫暖的被窩裡，他目光迷濛的眯著眼，看起來似乎隨時會再睡著。半晌後，他原本放鬆舒展的身子忽然一僵——他終於清醒了，也憶起了昨晚的事。

雖然很想將昨夜的一切當作夢境，不過身子上殘留的感覺一再提醒他，昨晚真的被那混蛋啃了，因為他現在只要稍稍一動腿，股間便會有些說不清的微妙感覺。除此之外，他渾身還隱約有一種酣暢感，他對這個感覺再熟悉不過了，之前通常是激烈一些的性事結束後會有的，那會令他隔日整個人都有些懶憊，卻又很舒服，讓他不忍從床上起來。

看看身旁空出來、勉強能躺下一個成年人的床榻位置，他緩緩翻了個身、面向牆壁，又慢吞吞的挪動手腳，用被褥把自己捲成了蠶蛹。即便閉上眼，昨夜的一切仍是一幕幕的湧上，他不禁恨恨的磨了磨牙。

長孫靖這個趁人之危的混蛋，自己原本氣力就不如他，又因為藥性影響，讓那混蛋連分神壓制的功夫都可以省了！而且他覺得自己真是太沒用了，竟然被那混蛋戳了幾下就給弄得舒服的射了，最後還睡得不省人事，他昨晚就該把那根東西給夾斷的！

更讓他氣憤的是，若說是被強迫接受的便罷，偏偏昨晚長孫靖插進來後，別說疼了，自己的身子完全是舒爽的直顫，簡直能用久旱逢甘霖來形容，被頂得直呻吟不說，甚至還嫌不夠，說不定還舒服的流出了口涎。

一思及昨日的失態，他便氣呼呼的磨磨牙，接著又忍不住捶了捶床榻，一時也不知自己究竟在生誰的氣了。

當他在心裡第九回把長孫靖那處切成了九九八十一塊時，背後傳來房門開啟的聲響，他的身子不禁微微一僵。他想，這大概是自己第一次這麼希望長孫靖再也別回來了。

聽著長孫靖帶上門後，用刻意放輕的腳步走了幾步，接著響起一聲有什麼物體撞擊木桌的悶響，他想大概是食盒被放上了桌。在那之後，腳步聲開始往床榻靠近，他連忙閉上眼，接著便感覺床榻外側陷了下去，是長孫靖在床緣坐下了。

「阿卿，該起了。」

隨著溫柔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葉卿也感覺到長孫靖一手覆上了自己的頭，輕柔的來回撫摸，那低沉的聲線震得他不知怎麼的頭皮有些發麻，他忽然開始後悔方才沒拿被褥罩住腦袋了。

唔……這種時候該怎麼辦呢？裝死？等這混蛋放棄叫醒自己、出門後，再偷偷離開房間？可是如果這混蛋沒叫醒自己卻也沒離開的話怎麼辦……？唔唔唔……哼！明、明明是這傢伙趁人之危，憑什麼是自己躲躲閃閃！

打定主意，他猛的睜開眼，拉過長孫靖按上自己肩頭的那一手，氣勢洶洶的張嘴就是一口。「……」

看看自己虎口上的牙印，再看看咬完人後便扔開他的手、拉起被褥一把罩住腦袋的葉卿，雖然只有那麼一瞬，不過他仍是見到了葉卿氣呼呼的模樣，那惡狠狠的眼神彷彿與眼前的牆壁有什麼深仇大恨，長孫靖忍不住莞爾。原來已經醒了啊。

考慮到昨晚的性事，因此長孫靖今日已經晚了半個時辰才喚葉卿起床，原本他還想著若是真叫不醒，便再讓葉卿睡一會兒，不過從手上那圈痕跡明顯又完美的牙印來看，葉卿顯然比他預想的有精神，他放下了心。

在又獲得了兩個牙印後，長孫靖終於成功把葉卿從蠶蛹裡挖出來，並且將人請上飯桌。

其實長孫靖原本擔心昨夜的事會惹怒葉卿，不過在獲得了葉卿慷慨贈送的牙印後，他便安心了，因為以他對葉卿的了解，只要葉卿還願意對自己使性子，就表示沒有很生氣的。不過話雖如此，葉卿還是有生氣的，因此他依舊得有點表示。就在他還在思考著該說些什麼時，正在吃早膳的葉卿已經率先發難。

「說！你是不是跟那小販串通好的？」

聞言，長孫靖不禁一愣，串通什麼？為什麼會忽然提到小販？

見長孫靖的反應，葉卿便曉得他不知情了，他不禁在心裡咂了咂嘴——當真是全天下都與自己為敵！連光顧了這麼久的小販也是！當真天亡我也！

鼓著一邊面頰，葉卿指指昨晚被自己扔去角落的小香包，邊嚼邊口齒不清的哼道：「看你帶回來的好東西。」

雖然葉卿並沒有說明，不過長孫靖稍微想了一想，便曉得昨晚究竟是怎麼回事了，他連忙過去撿起香包。

「我不曉得這裡面裝的是……我馬上扔掉。」

說著，他打開窗，當著葉卿的面振臂使勁一揮，將肇事香包拋得遠遠的，以表忠心。

望著長孫靖扔了香包後又回到自己身旁坐好，一副「還有什麼吩咐儘管說」的乖順模樣，葉卿對他的這番表現總算滿意了，便也沒再說什麼，只是哼了一聲後便專心吃起早膳。

其實葉卿很想對昨晚的事有些表示，但每當他想開口趕人時，昨晚長孫靖近距離凝望著自己的臉又會在眼前浮現，深情裡還混著隱忍的情慾，同時他耳邊還會響起那微啞卻又溫柔的聲線，害他胸口好不容易積起的一點氣又立刻消散了。

縱使昨夜嘴上抗拒，不過他也感覺得出長孫靖把自己視作珍寶的小心翼翼。雖然不知長孫靖最後究竟有沒有洩在自己裡頭，不過他曉得長孫靖並未如以前那般完全進入，而且他能猜出原因，這讓他實在很難生起氣來。

他想，自己雖然總是罵這傢伙是塊臭木頭，但這傢伙雖說嘴比較笨，卻都把自己放在心上，並且總是默默的以行動來表達屬於他的溫柔，這點或許就是自己傾心於他的原因之一吧。

思及此，他不著痕跡的瞥了一眼身旁的人，只見長孫靖正在擦桌上的湯汁，那平和的面容又與昨晚那張滴著汗水的臉重合在了一起。

連忙在心裡揮揮手，拍散了浮現的那張臉，葉卿在心底哼了一聲，瞪了一眼面前的魚片粥，接著忿忿的舀起一匙送進嘴裡——葉卿啊葉卿，明明決定先擺他一個月架子再說的，結果莫名其妙的就被啃了不說，還沒能把人轟走，你真是沒用！沒用！

另一邊，不曉得葉卿此刻正在忿忿的自我唾棄，見葉卿沒什麼其他的表示，這讓長孫靖放下了心。雖然不知葉卿為何就這樣放過了自己，不過總是好的，畢竟他都已經做好被趕出房門的準備了。

只是雖說葉卿看起來並沒有很生氣，但長孫靖一時也不知該說些什麼，只得坐在一邊望著葉卿吃東西。他高興的發現葉卿的氣色比之前好了些許，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昨夜的性事有起到活絡氣血的作用。

只不過葉卿氣色好歸好，明明吃的是自己最愛的魚片粥，他的表情卻有些猙獰，不時還要瞪上幾眼，連咀嚼也比平時用力，看起來像是與那碗粥有仇，長孫靖見了不禁失笑。自己已經有多久沒有見過這樣使性子的阿卿了呢？

在陪葉卿吃完了看似暗潮洶湧，實則溫馨平和的早膳後，為了以防萬一，在獲得葉卿同意後，長孫靖便去請了萬花弟子來替他檢查身子。

雖然很不想讓萬花弟子知曉昨晚的事，不過只要對方一把脈，昨晚的事大概也瞞不住，葉卿便也不藏了，讓長孫靖簡單轉述了經過。萬花弟子聞言後，便表示想看看那個香包，長孫靖只得又將香包找了回來。

「其實這香包裡的媚香藥性也不強……」嗅了嗅從香包裡倒出的粉末，萬花弟子道：「只是因為你氣血虛，又幾乎整日待在香包旁，所以容易受影響，你看長孫靖就沒事。」

「……」他現在真想衝回剛回到據點的那時候，按著耍賴的自己的頭喝藥，而且還要每天早晚喝三大碗。

在那之後，萬花弟子又替葉卿做了檢查。當聽見葉卿身上媚香的影響其實還未完全退去時，長孫靖不禁皺眉，立刻問了有沒有什麼法子能趕緊完全解了藥性。

「確實是可以開些方子，但你現在不能喝那湯藥，只能等藥性慢慢退。」

「這樣等會不會傷身子？」長孫靖不禁面露擔憂。

「這倒是還好，對現在的葉卿來說，喝那退藥性的湯藥還比較傷身子。」

「那……藥性大概要幾日才能完全退？」

「正常人只消一兩日即可，不過依他現在的狀況……大概至少要四五日吧。」

「那在藥性完全退掉之前還會發作嗎？」這回換葉卿發問了，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太重要了。

「發作起來也沒關係，你不是自己有解藥嗎？」接到葉卿疑惑的目光，那萬花弟子笑吟吟的瞟了一眼他身旁的長孫靖。「只有你才能用的『解藥』啊。」

「……滾蛋！」

總的來說，雖然媚香確實對葉卿造成了影響，不過無甚大礙，休養幾日待藥性自然退去便好，那萬花弟子臨去前還不忘笑吟吟的叮囑。

「記得解藥性時得封精關，還有動作別太激烈就行，像昨晚那樣就很好。」

「……滾蛋！快滾蛋！」說著，葉卿轉頭瞪了一眼身旁的人。「……你一臉認真的點什麼頭！」

原本物資車隊抵達據點後，負責暖床的長孫靖也沒了與葉卿同寢的理由，不過有了這個意外的插曲，他便又能與葉卿同房了。

接下來的數日，葉卿的藥性果然又發作了幾回，雖然反應沒有初次那般猛烈，不過還是要紓解的，這時候會自己湊上來的「解藥」就派上用場了。

原本葉卿都已經想好了，之後若是藥性再發作，他便找個理由把長孫靖打發去跑腿，自己再關起門來想法子紓解，再不濟就硬把人趕出房也成，並且還將各種可能性在腦海裡演練了無數回，不過長孫靖比他想像的還要注意他每一個細微的變化，只要他一有什麼不對勁，長孫靖便立刻瞧出來並湊上來了，導致他想好的打發藉口完全派不上用場。

至於備用的趕人計畫，自然也失敗了，因為一來葉卿力氣本就敵不過他，二來長孫靖實在太了解他的身子了，捉著他摸了幾下便令他整個人軟了下來，連想揍人的拳頭都握不緊，想推開長孫靖的手最後也只能在他肩背上抓出一道道的紅痕。

最後，作戰失敗的他只能在隔日醒來後再次把自己裹成了蟲蛹，並且一邊瞪著牆壁，一邊忿忿的唾棄再度屈服在快感下的自己。

除此之外，他還發現自己除了起先第一回剛被進入時還有些疼以外，後來便很快回到了以前的完美契合狀態了，而且還會像以前那般不由自主的夾緊。昨晚長孫靖便是因為這樣而不小

心洩在了他體內，因為時辰晚了，沒辦法摸黑燒水沐浴，只能掏出來，因此在讓長孫靖清理的時候被弄得差點又洩了一次身，最後只得用手替他又解決了一次。

一想起昨晚起先義正辭嚴的不許長孫靖碰自己，結果不知怎麼又繳了械便罷，之後結束後讓長孫靖伸進來掏了幾下，自己的兄弟便又不受控制、顫巍巍的立起，他便不禁想把自己的身子給拆了。對著這種混蛋，自己的身子到底是在迎合個什麼勁！

一邊磨牙，他一邊自我安慰的想著，這混蛋肯定是因為這幾年都找不到人滿足他，只有自己能了吧，所以才纏著自己啃，看來自己果然還是頗有能耐……個鬼！切掉！切成九九八十一……不、九千九百八十一塊！